

■评 论

百年中国孩子的艺术图鉴

——评黄蓓佳“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

□赵 霞

1996年冬天,南京市初中“升学大战”的硝烟散去不久,身为人母的黄蓓佳重新开启了自己尘封十余年的儿童小说写作的墨砚。她用这一次写作来纪念刚刚与女儿一起度过的备考时光,也有意为当代童年的生存状况与困境留下一段文字的记述。从那时起,黄蓓佳的儿童小说一直保持着对于当下童年生态的持续关注 and 关怀。她的《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亲亲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宝贝》等长篇作品,从不同角度对当下儿童的生活和情感进行了鲜活细致的描摹。

2009年秋凉之际,黄蓓佳另一部儿童小说的创作计划开始付诸笔端。但这一次,她把自己的笔暂时从当下的童年现场中抽了出来,移迁到一个世纪以前的童年岁月,并在那里开始了这次写作的起点。这就是她被命名为“5个8岁系列长篇”的小说新作。

“5个8岁系列长篇”由《草镯子》《白棉花》《星星索》《黑眼睛》《平安夜》5部相对独立的小说构成。5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一个系列,除了有意安排的时间先后顺序外,作品的故事背景一律设置在一座名叫青阳的小城中,同时,每个故事主角的年龄也一律设定在8岁。5个故事的时间背景分别为1924年、1944年、1967年、1982年和2009年。这5个时间点分别指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5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处在新旧文化碰撞、交替中的上个世纪20年代,经过40年代的战争、60年代的“运动”、80年代的社会观念与文化转型,一直到今天就在我们身边展开着的新的生活、文化与媒介时代。

小说包含了两条历史线索,一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史,二是近百年间的中国童年史。这两条线索彼此交织并融合在一起——小说既是以整个中国的大历史来为童年的小历史布景,同时也是从童年史的角度来呈现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历程。一个持续百年的中国童年意象的参与,赋予了这套带有历史性的儿童小说以新的文学质地。而反过来,承载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与生存悲喜的厚重的历史过程,当它以5个8岁孩子的生活为落点而获得具体的呈现时,一种独特的关于历史的童年叙事和关于童年的历史叙事在文字间变得立体起来。随着小说故事时间的推移,变化的不仅仅是历史,也是童年的样子;反过来,在故事中现身的不仅仅是童年,



也是这些童年所生长于其中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与文化风习。

这种属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景象与童年生活气象,在特定的典型历史意象中得到了生动的复现。在选取这些意象的时候,作者似乎是有意识地使每一部小说的叙事写景都充分地表现出一种易于辨识的时代特征。例如,《草镯子》里的青阳城里同时容纳了这样一些对立的意象:梅香的“天足”与余妈等的小脚、读书的女学生与买卖的“童养媳”、“娶二房”与“婚姻自由”、私塾与新式学堂……这些并置的意象突出了新旧两种观念与文化之间的鲜明对比,既描画出了上世纪20年代特殊的时代氛围,也表现了夹在新旧文化之间的各种童年的不同遭际和命运。再如《星星索》中,从“红卫兵”、“造反派”、“斗争”、“牛棚”、“游街”、“焚书”等意象编织而成的时代图像里走出来的吃着“米粥加萝卜干”的早饭,玩着铁环、香烟壳子长大的60年代的童年,身上仿佛还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在最后一部《平安夜》里,新世纪初新鲜的文化气息透过无时不在的电脑网络,也透过“宅男”一类的新词汇、新现象和新观念,把了一个最新式的时代推到我们眼前。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真实的时间感,作者还在其中顺手插入了若干发生在2009年的新

闻事件。整个小说系列的时代感是如此浓郁,它所抓住的那些日常、琐屑而又留存在许多人集体记忆中的现实细节,使它具有了某种近于世纪历史图鉴般的性质。

与上述背景形成映照的,是先后出现在小说中的儿童主人公的形象。这些孩子有着十分个性化的形象,但他们又代表了各自时代童年的一种剪影,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童年的一种轨迹。从生长于民国时期书香门第的活泼善良而又心思细密的大小姐梅香,到战时落魄的大院人家出身、怀着淳朴的勇气和智慧的男孩克俭,再到隔着60年代政治语境的朦胧帘幕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男孩小米和80年代背负着一个时代特有的童年的重量成长着的女孩艾晚,最后是以男孩任小小为代表的当代经济和家庭教育环境下因为孤独而自立、因为自立而变得早熟的新世纪一代。与他们身处其中的时代环境一样,这些童年形象的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以至于当作者自己说:“即便把背景抹去,把5个孩子单独拎出来,我相信读者也能判断出他们来自哪里。”透过这些面貌迥异的童年,我们所看到的是近一百年间,童年作为一个意象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留下过的一部分连贯的足迹,以及中国普通人家的孩子对于特殊的时代、社会与生活的切肤体验。这使得黄蓓佳这一系列小说的出版,有了一种颇为珍贵的社会史与童年史的文献价值。

毫无疑问,5部小说的童年视角为作者的历史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基点。未谙世事的8岁儿童的观察、思维和行动的方式,推远了那些通常被认作时间主体的历史事相,也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生活在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中,显现出一些颇为新鲜的元素。在《黑眼睛》中,80年代初锣鼓密鼓出现的各种新的生活图像以过快的速度经过8岁女孩艾晚还不能完全接收这些讯息的眼睛,在她有些懵懂也有些怯生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孩子对于加快了节奏的时代的朦胧感受,它有别于她的父母一代以及为较年轻的青年一代对于同一时间的感受。在以往新世纪一代为主角的《平安夜》中,2000年出生的男孩任小小理解环境、洞察人生、承受压力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童年的一般期待,通过他的眼睛、声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

成人世界的生态态度、情感内容与处事方式,包含了一些站在成年人的视角未必能够发现的认识、嘲讽和领悟。

一般的历史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命运,尤其是如何进入孩子的生活,从而获得其独一无二的现实面貌,这是这套小说以其文学想象所欲抵达的历史原点;但它最关心的却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普通家庭与个体的命运。以该系列第三部《星星索》为例,它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在当代文学中并不陌生,甚至其童年视角也并未给小说本身增添特别的新意。但在进入这部小说时,作者的意图似乎本来就不在于求新,而在于表现那个时代里童年与生活的一种常态。小说主角小米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是作家,母亲是中学教师,家里还有位任劳任怨又唠唠叨叨的外婆,一个有些可爱和顽劣的弟弟。60年代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家庭的大人们意外增添了生存的艰辛,男孩小米与家里人一起承担母亲被批斗、父亲被关牛棚的恐慌,但转过身去,溜溜的铁环、盘旋的鸽子、书摊上的小人书又很快引起了他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小米的世界里没有大丑大恶、大善大恶,一切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运转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荒唐只在偶尔出现的“红卫兵”、“大字报”等意象中闪过,因为不能进入童年的理解体系,很快便退回到背景上。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平平常常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照顾与关怀,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和温暖,格外显出朴素的人性与生活之美。在变动的民族历史的下面,这样一份恒久、坚实的人间温情,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比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更为厚重、本真的历史内容。

该系列长篇出版后,黄蓓佳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及,小说特定的历史节点选择与相应的题材表现包含了让今天的孩子“了解和铭记”过去以及给他们“补课”的意图,同时,“一百年中中国孩子长大的故事”也包含了让异域的孩子“通过小说了解中国”的目的。在史学研究意义上的20世纪童年史梳理尚付之阙如的今天,这样一种以儿童小说的形式得到呈现的具体而又独特的童年生命的历史过程,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家黄蓓佳以这样一次有别于以往当下儿童生活题材的创作尝试,诠释了她对儿童小说这样一个体裁所应当具有的历史承担与文化使命的体认。

(上接第1版)

三、用多彩的乐章奏响时代主旋律

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主旋律是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主流,时代前进需要昂扬向上的主旋律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推动。我们的影视艺术一定要在丰富多彩的题材、形象、个性中贯穿主旋律,在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呈现中反映主旋律,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 and 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and 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使之成为时代最强音。

以丰富多样的题材来表现主旋律。社会生活多姿多彩,影视创作的繁荣也应题材的丰富多样为重要标志。把主旋律与革命历史题材、英雄人物题材画等号,其实是一种误解。主旋律代表着一种精神,不仅革命历史题材、英雄人物题材可以体现,其他各类题材都可以体现。如果题材类型单一、结构失衡,主旋律很难有多彩的音符。现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值得全力书写、精彩纷呈。要善于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反映多彩的生活,透过各类题材演绎伟大的时代。

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来体现主旋律。影视创作最基本的任务是塑造形象,人生感悟需要人物故事来承载,思想价值需要艺术形象来表达。如果没有血肉丰满的形象,人物脸谱化、概念化,就难以吸引观众、产生感人力量。许多经典影视作品,留在观众记忆里的,往往就是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年,我们的影视剧成功塑造了一大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为当代中国影视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令人鼓舞的艺术形象,蕴含着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把他们连接起来,展示的就是当代中国的形象、中国人的形象。弘扬主旋律,一定要在塑造性格鲜明、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上下功夫,善于挖掘人性中的美好,彰显人的善良、宽宏和爱心,充分展现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

以个性化的艺术创新来展示主旋律。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内容为王,创意制胜。要把主旋律唱得更响亮、更有感染力,需要大胆创新,需要彰显艺术个性,形成多样化的风格。有的作品选材很好、主题也不错,但不好看、不耐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模式化、缺少个性。艺术的创造从来都应当是千姿百态、艺术百花园从来都应当是奇葩绽放。有的艺术家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的婉转清丽,有的善于通过大事件、大场面来体现恢弘主题,有的善于撷取生活的浪花和细节来演绎主流价值。我们影视工作者应当把独到的艺术创作作为自觉追求,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以对生活的深刻体验表现时代的主流思想和精神,以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展现人间的美好。

四、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观照现实生活

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影视艺术借助影像与声音传达人类对现实的认识、态度与希望,也贯注着人们的激情、理想与想象。现在文艺创作方法越来越多样,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影视

创作实践中,我们既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也需要张扬浪漫主义情怀;既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反映生活,又要赋予生活以美好的希冀与理想,在更高层次上开拓艺术的新境界。

现实生活是影视创作的源头活水。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中国文艺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丰富多彩。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为我们进行艺术创造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宝藏,为影视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置身伟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不去表现。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提炼主题,更好地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要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实践的浪潮中汲取创作灵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和多彩的画面,反映时代的进步、人民的创造,描绘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的复写,不是自然主义的拷贝,而应当高于现实、贯注理想。现实社会中并非到处是鲜花,还有许多不如人如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要不要反映,而是如何反映。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我们的影视作品,不能原样地展示丑恶,而应当用正义驱逐丑恶;不能消极地表现黑暗,而应当用光明去照耀黑暗,让人们看到美好、感到温暖,勇敢快乐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们的艺术家要有驾驭和把握生活的高超能力,把创作变为生活的深加工、思想的再提炼,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变迁中的得与失、喜与忧,既保持生活的鲜活又不拘泥于生活,由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人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艺术创造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深厚积淀,也需要有丰富的想象。我们的艺术家既要脚踏实地,又要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中华民族向来极富想象力,中国艺术有着深厚的浪漫主义传统,许多古典文艺作品彰显了奇幻的想象和瑰丽的创意,这是很值得珍视的。我们的影视创作,应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张扬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保持浪漫主义激情,以充分的自信进行艺术的创造,在构思创意、形式手法上大胆突破,努力开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艺术空间。

五、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打造精品力作

文艺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这些年,我国影视作品中不乏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真正振聋发聩的大作佳作还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潜心创作不够、精心磨砺不够。实践告诉我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如果心浮气躁,赶进度、赶场子,不花时间去体验,不下功夫琢磨,是不可能拍出好作品的。必须把提高质量水平摆在突出位置,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辛勤耕耘、用心创造,打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影视精品。

剧本是打造影视精品的基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对影视作品来说,剧本是源头、是根本,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都首先来自剧本的创意设计,必须高度重视剧本创作,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创作高质量的影视剧本最重要的是提高原创能力,克服跟风、克隆、模仿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生活,善于发现生活的美,创造艺术的美。“生活这本经一念就灵”。闭门造车,无土栽培,不了解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了解群众的追求向往,就创作不出鲜活生动的作品。包括剧作家在内的所有影视工作者都要把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作为必修课,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到经济建设最前沿,到社会生活最基层,下得去、蹲得住,更好地了解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努力提高创意水平、提升艺术境界,使我们的影视作品呈现出新的气象、新的品格。

打造影视精品,必须充分运用高新技术强化艺术感染力。影视艺术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技术的支撑。现在,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3D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影视制作的方式、手段,极大地增强了影视艺术的表现力、冲击力。我们应当密切跟踪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用一切先进的技术手段武装自己、提升自己,在影视制作的各个环节上注重科技运用、增强科技含量,善于用科技手段强化艺术表现、提升艺术魅力。同时应当看到,技术是手段、是途径,是为艺术服务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都不能替代艺术,都依附于作品的思想深度。必须把技术和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防止技术淹没思想、形式大于内容。

打造影视精品,离不开积极健康的评论。优秀影视评论既可以给影视鉴赏有力的引领和指导,也能帮助影视创作者修正创作失误、提高创作水平。要高度重视影视评论工作,尊重扶持评论,加强改进评论,着力增强针对性和说服力。影视评论工作者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职业责任,保持崇高的文化追求,讲真话、建诤言,有说好话、有不足说不说。要为人向善、以理服人,在真切的批评和充分的说理中褒贬贬劣、激浊扬清。要保持独立思考,增强担当意识,增强评论的公信力,树立影视评论家公正权威的形象。应当提倡评论家积极关注创作,理解创作的甘苦,与创作者坦诚相见;也应当提倡创作者尊重评论家的劳动,以开阔的胸襟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真诚接受他们的批评,把评论作为创作的清醒剂、助推器,努力形成评论与创作良性互动的局面,共同营造有利于优秀影视作品脱颖而出的良好影视生态。

影视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各级宣传文化、广播影视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握方向、提供保障。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培养一支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影视创作队伍。要真诚关心爱护影视工作者,创作上热情支持、生活上悉心关怀,努力为他们潜心创作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影视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影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调动影视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我国影视业的实力竞争力。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2010年9月26日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童心·世界



李木华(7岁) 作

这应该是一个听过或者读过童话的孩子想象中的城堡,巍峨、高耸、坚固,不似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住的“鸽子笼”。如此绚丽的色彩,还有鲜花和旗帜环绕,这里面住的公主和王子应该是过着幸福生活的吧。

儿童文学评论

·第268期·

■关 注

这个话题不妨从小熊维尼的一则经典故事说起。熟悉维尼故事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小熊维尼在兔子洞里的那段“遭遇”:小熊去拜访兔子,在兔子家里大吃了一顿蜂蜜之后不幸变胖了,结果被卡在兔子洞口一个星期都进退不得,在这一个星期里,小男孩罗宾在外面念书来安慰这不得不饿着肚子等待变瘦的小熊,而兔子则在里面把他的后腿当晾衣架晾晒衣服。一个星期后,大家终于像拔一个瓶塞一样,把他从兔子洞口解救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也不止一次地把这个故事念给身边的人听,大家通常都是扑哧一笑,觉得这个故事挺逗挺好玩的。可是有一次,我把这个故事念给一个朋友听的时候,他竟然皱起眉头说:“真笨,把兔子洞口稍微弄大那么一点不就行了嘛。”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就在我发呆的时候,这位朋友接着说:“再说,一口气怎么能吃成个胖子呢?如果一顿饭就变成胖子,怎么可能要一个星期才能瘦回去?还有,一个星期都卡在那里,小熊想上厕所怎么办?后腿上老是晾着湿衣服,小熊受得了吗?不会得关节炎吗?”

就这样,我的这位很有头脑的朋友,用一连串的问号,把我推入了苦恼和困惑的境地。之所以苦恼,是因为这个我由衷喜爱的故事遭到了质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竟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反驳这种质疑。不过,在时隔多年的今天,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就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反驳:童话世界有童话世界的逻辑,现实世界有现实世界的逻辑,若是用现实世界的逻辑度量童话世界的话,不仅童趣会消失殆尽,童话的世界本身也会土崩瓦解。因为童话世界是一个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出现”的世界,童话世界的生成,是由“非生活逻辑”推动的。

那么这种“非生活逻辑”是如何实现的呢?学者吴其南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概念,就是“简化”。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事物总是会有多重属性,一个事物和别的事物也会有多重的联系。比如说,在现实世界里,大灰狼的身上也有多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小动物的天敌,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人和其它猛兽的威胁,它也要填饱肚子才能生存,它也爱自己的小狼,等等。但童话世界里的的大灰狼一般只保留“小动物敌人”这个特征,被简化成了一个只有“狡猾、凶恶”一种属性的形象。在《拔萝卜》的故事里,老爷爷、老奶奶、小姑娘、小猫、小狗、小老鼠,这些形象更是被简化成一种重力的符号。它们就像天平的砝码,只有重量,其他方面的特性都被简化掉了。否则,小猫、小狗和小老鼠怎么可能一起拔萝卜呢?小猫不是要吃老鼠的吗?不会要和小狗打架吗?

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简化,就是简化事物的组合关系。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事件总是包含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事件向什么方向发展,取决于参加这一事件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组合关系。而童话里的事件,常常都是通过简化这种组合关系才得以发生。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吹牛大王历险记》里伯爵打鸭子的故事。伯爵在野外遇到一群池塘里的野鸭子,因为身上没带子弹,所以他就把一只猪油拴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扔进池塘,不一会儿,一只鸭子吞下猪油,由于鸭子是直肠,猪油又很滑不易消化,所以很快拉出来,然后,第二只鸭子又吞下去,拉出来……就这样,很快,所有的鸭子都被绳子串了起来。这个情节很有趣,但只能发生在童话世界,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我们相信鸭子是直肠、猪油会原样滑出来,那从吃下到拉出,是要花时间的;在童话世界里,时间这个重要的因素被悄悄简化掉了,所以事件也就向着现实中不可能的方向发展。同样,在维尼小熊卡在兔子洞里的故事里,时间这个因素同样被悄悄简化了,所以小熊一口气吃成了胖子。另外,小熊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各方面的属性也被简化了,所以它可能一个星期卡在洞口,还能一边听故事,一边用后腿当毛巾架。正是通过这种“简化”,这个有趣的故事才得以发生。可以说,童话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事物组合关系的简化。

一个大人若想从童话里得到乐趣,多多少少要保留一点孩子气的思维方式才行。因为童话世界的逻辑,正是契合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

■书 讯

樊发稼文论集《鼓吹与评说》出版

近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樊发稼文论集《鼓吹与评说》,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各类文学理论、评论文章160多篇。文集所收大部分是儿童文学文论,既有对我国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现状实事求是的宏观评估与厘定,亦有对诸样式创作文本和众多新锐作家、实力派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论说、推介与批评。此外,该书对我国新诗和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以及当下文艺批评状况,亦有要言不烦的论述,不乏新异卓见。这是樊发稼出版的第13本理论著作。

(文 平)

